



## 榆林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访谈(三)

# 驴背上的大师——靖边跑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有万访谈录

靖边跑驴是流传在靖边民俗社火中的一种歌舞形式,以其表演技巧丰富,风格独特,充满乡土风情和生活情趣而深受人们喜爱,是陕北地区的代表性艺术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民俗艺术价值和传承价值。2008年6月,靖边跑驴成功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张有万的艺术实践活动不断地推动着跑驴艺术的发展,他的艺术经历及从艺心得值得被记录。此外,对于如何突破当前跑驴面临的保护、发展、传承的困境,我们也试图从对张有万的采访中得到一些启发,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邓煜** (以下简称“邓”):张老师,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跑驴这门技艺的?

**张有万** (以下简称“张”):正式开始介人这一行当是1978年,但是从脑海里头想这个东西就早了。最初“骑驴”,我的动作老是不像。后来,我注意观察在田间、公路上真正骑驴的人,我发现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骑驴的姿势动作各不相同。于是,我就从中注意掌握其基本特征,并把它分为散走(自由走)、急起、小跑、急跑、撒欢、打前脚、下滑、上山、下坡、尥蹶子(踢腿)、过河、卧倒、猛起等几个部分。掌握了“骑驴”后,还要使人、驴的动作明显分开。要做到这样,人的上体和下腰要表演两动作,这样才能使观众感到人的动作在跟着驴的动作变化,显得真实。为达到这个效果,我常常假作骑在驴背上,看见有人骑着驴跑,也跟在后面假作骑驴追赶。有一次被别人发现,说我是个疯子。我对这些都不在意,还是要学。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边看边学,我真的把驴和人明显地分开了。

**邓**:那您是什么时候有了演出的想法呢?

**张**:1978年春节,靖边县举行全县秧歌会演,我代表物资局参加全县财贸系统的表演。当时,财贸系统秧歌队的领队张景兴找到我说:“听说其他系统的秧歌队有骑驴的,如孟占雄、侯占权,你能不能也把骑驴马变成骑驴,这样就更有咱陕北特色了。”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回到家里就仔细琢磨,凭着自己多年木匠的手艺,自制了表演道具——木模毛驴。道具做成后,我又开始琢磨表演形象。我认为婆姨们骑驴比汉子们骑驴好看,我化装后扮相又特别像女人,所以我就专门模仿婆姨们骑驴摇摆的感觉练习跑驴。后来还流传出这样一句话:“满脸胡子张有万,探察路上扮老旦。”

**邓**:我听说您后来把自己的跑驴表演改编成了秧歌剧,在很多重要场合表演过,您能具体说一说吗?

**张**:我觉得单纯把跑驴当成小丑表演远远不够,于是我就自编自演秧歌剧《老两口参加三千会》,1979年获得了榆林地区民间文艺会演一等奖。后来将这部剧修改成《探察路上》,1980年参加陕西省文艺调演,得了一等奖。然后被选送参加全国农业业余艺术调演,得了全国优秀奖,并到中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汇报演出。1982年,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地区民间舞蹈研究代表团做了专场演出,当时,各大报纸、杂志上刊登了许多报道和评论。

**邓**:这些成就对您后来从事跑驴表演有什么影响?

**张**:影响很大,我根据民歌《兰花花》的故事改编了《拉毛驴的小女婿》;创作了展示陕北人骑驴娶亲场景的舞蹈喜剧《娶亲》;1985年,根据民间传说“张果老倒骑毛驴”创作了民间舞蹈《蓝采和嬉戏张果老》,获得陕西省优秀舞蹈创作奖。1987年,《跑驴》参加陕西省第一届艺术节,获得艺术表演一等奖和道具奖,当时陕西省舞蹈协会主席吴萍评价说:“张有万的跑驴跑得真,跑得活,跑得美,具有技高一筹、另辟蹊径的艺术创造魔力,达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和完美精湛的艺术境界。”1988年,跟随榆林地区艺术团去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陕西电视台还专门报道了这次活动,就叫“张有万骑着毛驴逛欧洲”。后来,其他电视台也陆续有些介绍和报道。

**邓**:您可以就跑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具体谈谈吗?

**张**:跑驴这一表演艺术形式自古就有且世代相传。侯马出土的元代砖雕中就有“跑驴砖雕”。在陕北,跑驴原本流传于民间闹社火中的秧歌班子,服装道具动作都比较简单。据编纂于光绪二十五年的《靖边县志》记载:“上元灯节前后,数夜街市遍张灯火,村民亦各鼓乐为隼,装扮歌舞,俗称社火,义取逐瘟。”社火的形式丰富多样,跑驴便是其中之一。县志的记载足以证明,跑驴在清代已很盛行。

当地有关靖边跑驴的说法不一,一说靖边跑驴最早来自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倒骑毛驴”,后来民间艺人根据这一故事编成成型并流传

至今;一说在明成化年间由靖边民间艺人姚福有根据当地盛行的“跑驴马”改编发展而成;一说在清朝末年由从河北移民到靖边东坑镇的跑驴行家孟源清发起。还有一说是从民国初由定边、安边流传到靖边的。这几种说法虽未在当地志书、碑文及其他资料中得到明显印证,但看起来都有一定的来历和依据。从现在靖边民俗跑驴的艺术水平、普及程度、舞蹈本身的古朴风韵,以及靖边群众世代春节“闹社火”离不开跑驴的习惯来看,这是一种古老且传承至今的艺术品种。可以说,靖边跑驴是受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在悠长的历史中被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催生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更愿意认为陕北跑驴舞蹈来源于陕北人的生活。旧时的陕北乡间,毛驴是普通百姓的主要生产、交通工具,农活用驴,运输用驴,迎亲送嫁、走亲访友、拜神看戏也要骑驴。陕北人在长期的生活和与驴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又通过艺术得以表达,比如陕西绥德出土的汉墓石刻中有人骑驴的艺术作品;陕北信天游、剪纸、画作中也有驴的身影;秧歌舞蹈的队伍中也少不了骑驴表演。

要说跑驴的发展繁荣,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民间艺术的整理与发掘工作,跑驴舞蹈因深受群众喜爱,逐渐不再局限于岁时节日的场地表演,开始由民间的广场文艺向舞台艺术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一步重视文艺工作,跑驴得以在诸多场合展演,甚至被搬上银幕。80年代,榆林民间艺术团成立,这对陕北跑驴舞蹈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艺术团的组织引导和老艺人们的努力下,跑驴在学徒培养、节目创作、表演水平、道具改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升。近年来,靖边跑驴不仅在榆林乃至陕西各艺术团体里得到普及,在省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上海、山西、吉林、青海、新疆等地的艺术团体都曾多次派人来榆林向老艺术家求教。

**邓**:张老师,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跑驴表演,您认为靖边跑驴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哪?您能大致总结一下靖边跑驴的特点吗?

**张**:靖边跑驴在服装、道具、表演形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服装方面,表演者身穿红袄青裤、黄衣绿裤或红白相间等颜色鲜艳的服装,象征热闹喜庆,红红火火。赶驴的男表演者常常头戴白色毛巾,就是我们陕北的羊肚毛巾,腰间别着一支旱烟锅和绣着山丹丹花的旱烟袋,一手挎着柳筐,一手拿着赶驴的红鞭杆,表现的典型的陕北人形象。

骑的“驴”更是有其独特之处。我们经常看到的道具毛驴,其结构主要是用柳条绑扎出一个驴骨架,外部糊糊几层麻纸或包上布,根据需要的颜色画成。驴身是中空的,绑扎时,在驴脊梁中间留出一个大口,供表演者戴在腰间进行表演。由于这种道具毛驴绑扎为一个整体,又固定在表演者身上,因此演出时非常死板。靖边跑驴改进了旧道具的不足,将传统的毛驴道具由一个整体变为三部分,即驴头、前半身和后半身。先用竹条、竹片绑出三部分的骨架,既轻便又耐用,又有弹性与韧性。再用麻纸与粘上胶的布糊住,外面粘上油黑明亮的黑牛皮,真实感极强。各部位独立制好后,用活动转环、压簧、扭簧、撑杆连接为一体。驴头用弹簧控制,与脖子巧妙连接。头上的耳朵、眼睛、下巴,以及驴尾也都连接有操纵绳。这样一来,表演时驴头可以上下、左右自由摆动,富有灵性;驴的耳朵可以前后扇动,眼睛、嘴巴可以自如开合,尾巴能任意甩打,能活灵活現地表现驴的情绪;腰部的转环可以帮助表演者完成正骑、倒骑、侧骑等姿势,表达细腻、逼真的动作。驴屁股后内装一个能升降的带滑轮的架子,保证双人骑驴也能出彩。我的跑驴道具前后后经历过五次大的改变,细节处的修改更是不计其数,1995年,道具“毛驴”获得了民间艺术表演道具国家专利。

靖边跑驴表演的形式也灵活多样,可以是单人、双人或多人表演。多为双人表演,一男一女,男赶女骑,有时扮夫妻,有时演兄妹,有时还可以是恋人、亲家、邻里……表演时,人物根据特定形象、特定场景跑出多种变化,嬉戏逗趣、诙谐幽默,动作既调皮,又带调情、调戏,有喜、有愁、有乐、有怒。过程中,有时像大海行舟,有时像仙姑坐轿,有时又像皇后上下楼车。对表演者脖子、腰胸、腿脚的功夫都有极高的要求,需要“闪腰”“揉肩”“抖身”“摇头”四功有机配合。

驴的神态与动作也模仿陕北当地特有的滚沙驴和大骗驴进行表演。滚沙驴个头较小,四蹄粗短,适合在沙漠中行走,表演时步履急促,小巧灵活;大骗驴个头较高,四蹄修长,适合在山区丘陵行走,表演时步履缓慢,步距大,节奏明显,动作起伏较大,较夸

张。“上坡步”“下坡步”“自由步”“过河步”“小跑步”“大跑步”“撒欢跳”等都是表演跑驴的基本动作。上坡时,缓步如牛,有太空步的感觉;下坡时,驴身前倾,人身也随之前仰,时起时伏;过河时,深一脚浅一脚,谨慎小心;大跑步潇洒不羁,小跑步欢快俏皮;撒欢时向前蹦跳,尥蹶子时向后倒栽……此外,还有表现毛驴暴躁个性的“惊驴打斗”“张飞出城”表现其陷入泥坑竭力挣扎的“陷泥救驴”及表现其走路途中甩动被草根缠住的驴蹄等技巧动作。快慢动作、技巧动作配合细致化、人物化、情感化的表情。

人与驴之间也有动态的映衬,动作与道具互动互补。上半身表情,下半身表技,上半身塑人形,下半身塑驴形,达到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境界,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喜不自禁。

**邓**:张老师,靖边跑驴现在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您是代表性传承人,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对靖边跑驴价值的认识吧!

**张**:首先,靖边跑驴在陕北民间舞蹈中占有独特地位,而且具有代表性。它在表现“人”与“驴”的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一方面,将“驴”拟人化,将驴子摆头、动耳、抖身、甩尾、弹蹄、过河、打转、颠、跳、踢、惊、累等动作和神态形象生动地加以展示;另一方面,将赶驴者与骑驴者、赶驴者与“驴”之间的互动用诙谐的表情、搞笑的方言、故意拉长的拟声词、大幅度夸张又不失真的动作配合起来,既传神又传情。“人”和“驴”的形象经过艺术的升华,表现出极强的感染力。

其次,跑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传递着强烈的文化信息。之前我说过,驴与陕北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人文情感、表达陕北人真实性格的艺术形式,极具地方特色。跑驴艺人塑造的角色大都是普通的陕北农民,有农村小夫妻,也有农村大爷大妈,他们或热情率真或憨厚淳朴,或勤劳善良或重情重义,或幽默机灵或风趣滑稽,彰显着陕北人的性格、精神、价值取向。情节上,跑驴表演贴近农民生活,和红火热闹的娶亲、田间地头的嬉闹都是农民生活朴素而真实的写照,具有人文研究价值。

第三,近些年来,靖边跑驴频频在国内国际艺术节上获奖,受到各国人民和艺术家的欢迎和好评,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靖边跑驴已走出国门,扬名海外,这些成就为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促进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邓**:下面我想跟您谈谈靖边跑驴的传承问题。目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深陷传承和保护的困境,靖边跑驴的情况如何?

**张**:不容乐观。与许多其他民间传统舞蹈一样,靖边跑驴在传承与保护上也面临诸如艺人创作能力有限、演出节目脱离时代、受众群体局限、演出市场萎缩、传承人断层等许多的困难。

**邓**:您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张**: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艺人本身来讲,跑驴表演者多为民间艺人,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自己不能很好地创作、编写剧本,有时有了想法只能口头描述给编剧导演或其他创作者。这样听者稍加修改利用,民间艺人的成果就会被他人窃取。久而久之,无疑会打击传承人创作的积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新颖度,更不利于跑驴的推广宣传。

其次,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网络等娱乐方式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民众审美追求和审美品位也都在改变。社火文化、跑驴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强势文化的激烈冲击,受到的关注大大降低,生存空间也一再被时尚的“新舞蹈”挤占,出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大部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不了解,很少有人能“亲密接触”到非遗,更别说是时尚娱乐,失去熟悉和喜爱,也就失去了欣赏、传承传统舞蹈的热情。只有年龄稍长的才会对跑驴、秧歌等感兴趣。跑驴表演没有经常性、长期性的展示平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生存条件,受众群体缩小,生存空间萎缩。

再者,跑驴传承人出现断层。几十年来,向我学习过跑驴的人不少,我教出的跑驴弟子有二十多人,其中也不乏有影响有成就的,但是更多的学习者很难能坚持下来,总是乘兴而来,半途而废,学成后专门从事跑驴表演的更是寥寥无几。

这门技艺学会容易但学精很难。传统的陕北跑驴是和道具一起配合表演的,老艺人表演跑驴舞蹈,往往会根据陕北的地形地貌进行即兴表演,既有上山,又有下坡,还有过河,根据不同的特点,表演驴的走、跑、跳、踢、卧、弹等各种姿态,各种情绪。在这一点上,年轻人外出学习、经商、打工,脱离农村生活环



境,对陕北地形地貌和驴的习性不了解,表演时很难把握到位,学起来就比较吃力。学精跑驴耗时费力,经济回报却小,所以很多人对跑驴这一类的传统技艺不感兴趣,觉得没出息,也不挣钱,不愿意学。

如此一来,青年跑驴传承人越来越少,爱好者和传承者多为中老年人,而他们的体力、记忆力、身体状况等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他们对跑驴文化的有效传承。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跑驴艺人锐减,传承人后继乏人,出现断层,跑驴技艺处于失传的边缘。

**邓**:对于靖边跑驴的保护和良性发展您有什么切身的经验和可行的建议吗?

**张**:就我个人而言,我保护它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广它,让它为更多人所熟悉和喜爱。退休以后,我自己成立了“榆林市信天游艺术团”,近些年来,我与靖边文化馆、靖边县第九小学等单位合作,多次举办跑驴培训班,培训学员共60多人。我还到榆林市星海艺术团给学员们进行指导,到榆林学院艺术系给舞蹈专业的学生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跑驴舞蹈课程。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想让跑驴有长远的良性发展还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首先,非遗管理部门应组织人员对靖边跑驴做全面细致的普查调研,积极征集珍贵的原始资料 and 实物,妥善保管。将跑驴的道具制作、舞蹈动作、表演曲目等用现代化的手段完整地记录下来,并将普查所获的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存档,建立数据库。

其次,对跑驴进行全面宣传,让跑驴深入人心。做好宣传教育,多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这类活动,让中小學生从小认识跑驴,学习跑驴,了解跑驴的价值;让年轻人近距离感受非遗,让非遗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展示。还可以借助电视、报刊、广播、广告等传统媒介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通过节目播放、舞台录播、网上交流等方法,让跑驴走进百姓生活。

第三,完善收徒传艺体制,挖掘和培养跑驴人才。提高表演、研究人才的教育层次,培养能编、能演、能策划的复合型人才,鼓励他们积极创作既保留传统韵味又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使跑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培养具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传承人,多开办跑驴培训班,以口传身授的方式提升传承人的技艺,保证跑驴的精髓能活态传承。当然,也可以联合文化部门定期组织跑驴竞演等活动,通过登台表演交流技艺,进而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

第四,联合当地其他民间传统文化,共同搭建文化生态保护区,营造有利于民间文化健康发展的环境,将跑驴技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融合,将其融入3D动画、影视剧创作等各种形式中,让古老的民间传统焕发新的生机。

【采访后记】

张万友老师的跑驴传习所位于榆林老城内的古街上,我们还未抵达,他已早早地在门口迎着。原计划两个小时的访谈,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其间,每每兴致所致还会起身为我们介绍办公室墙上各个时期照片的由来,如数家珍地为我们展示他的多年来获得的奖杯、荣誉证书……访谈中,我们也看到了张老师在跑驴技艺传承的深深担忧:“艺人学艺不精、年轻人兴趣偏移、跑驴演出市场受限都制约着跑驴的发展……谈及传承人的身份,他说:‘我跑了一辈子的驴,跑成功了,也跑出名了。但是,成为靖边跑驴的传承人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只要时间允许、身体状况允许,我就进学校、走广场,谁愿意学跑驴,我就手把手地教。’将自己的跑驴技艺传承和发扬,让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是张老最朴素也最迫切的愿望。愿更多的有心人能全心全意地爱上这项艺术,让跑驴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